

朱子大全

冊
十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

申請

請徐王二生充學賓申縣劄子

契勘縣學教集生徒漸成次第但職事員數既少又皆頗有分職以此不得專意教導竊見本縣進士徐應中留意講學議論純正進士王賓天資朴茂操履堅慤求之輩流未見其比乞從縣司行下本學具禮差人敦請赴學特給廚饌待以賓客之禮不惟使生徒覩其言行得以矜式亦庶幾士民向風有所興勸云云

代同安縣學職事乞立蘇丞相祠堂狀

右某等伏覩故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贈司空趙郡蘇公道德博聞號稱賢相立朝一節終始不虧自其高曾世居此縣比因遊宦始寓丹陽今忠義滎陽二坊故宅

基地宛然尙在而後生晚學不復講聞前賢風節學問源流是致士風日就彫弊某等今欲乞改榮義坊爲丞相坊仍於縣學空閑地架造祠堂一所不惟增修故事永前烈之風聲庶以激厲將來俾後生之竦飭謹具狀申主簿學士伏乞備申縣衙照會施行

申嚴昏禮狀

竊惟禮律之文昏姻爲重所以別男女經夫婦正風俗而防禍亂之原也訪聞本縣自舊相承無昏姻之禮里巷之民貧不能聘或至奔誘則謂之引伴爲妻習以成風其流及於士子富室亦或爲之無復忌憚其弊非特乖違禮典瀆亂國章而已至於妬媚相形稔成禍釁則或以此殺身而不悔習俗昏愚深可悲憫欲乞檢坐見行條法曉諭禁止仍乞備申使州檢會政和五禮士庶婚娶儀式行下以

憑遵守約束施行

舉柯翰狀

照對縣學見缺直學一員竊見進士柯翰守道恬退不隨流俗專以講究經旨爲務行年五十躋躋不倦置之學校必能率勵生徒興於義理之學少變奔競薄惡之風欲乞備申使府差補施行

與曾左司事目劄子

熹已具前劄復有愚懇并以浼聞事目如後

一本軍恭奉聖旨打造步人弓箭手鐵甲一年以三百日爲期兩日一副昨已打造到一百五十副了畢申乞起發繼準樞密院劄子檢坐元降指揮只令如法椿收竊緣上件鐵甲計用皮鐵匠一萬八千工錢五千二百餘貫匠人多係遠鄉農民追呼搔擾離家失

業不無愁歎錢除給降到見錢乳香數外尙欠七百餘貫乳香變賣不行不敢科抑又兌支過一千一百八十餘貫初謂朝廷別有急切用處今乃但令本處椿收徒使州縣勞民費財以供不急之用已爲非策又况椿收日久皮線爛斷札片鏽澁不堪使用亦有深可惜者設若遂爲歲例則其爲害無有窮已尤爲不便欲望一言密贊廟堂特賜開陳將已造者各令發赴比近屯駐軍馬去處披帶教閱日夕使用免致朽損仍降指揮向後年分更不打造則州縣民間不勝幸甚或慮缺於武備卽乞行下諸軍取會累年以來中外製造鐵甲數目不少既是久無征戰不應無故損失須管契勘見收管數目若干便見虛實如有不足亦可令諸州有作院處多募役兵漸次打作庶

無闕事

一本軍昨來奉行增種二麥指揮逐年所申漸次增廣至淳熙五年三縣共種一千四百餘頃內星子縣最爲窄狹已占三百餘頃近據知縣王仲傑申本縣今年所種已是增多然實計之所種不過六千餘畝未敢循習舊例供申虛數熹昨在田里素聞此事皆是官司立定數目行下鄉村妄亂供申公行欺罔遂判其狀行下依實供申及行下兩縣亦不得循習舊弊欺罔朝廷去訖將來申到比之舊數必是大段虧少若朝廷以此加罪固無可言萬一緣此別行根究竊恐其他州軍官吏有任其咎者在熹私義亦所未安欲乞一言密贊廟堂別作開陳恐日前所申有未實處立限許令陳首改正違限不首然後坐以誣上之

罪使知其罪者得以自新實爲幸甚然所有增種指揮實無補於足食之功徒有損於責實之政而州縣奉行鄉村應對畫圖供帳亦或不能無擾或降指揮直行寢罷尤爲簡靜

申南康旱傷乞放租稅及應副軍糧狀

伏覩本軍今爲久闕雨澤旱田旱損已依準令式具狀奏聞訖照對本軍地荒田瘠稅重民貧昨於乾道七年曾遭大旱伏蒙聖恩放免本年夏秋二稅錢米紬絹共八萬六千三百二十貫石匹及詔本路監司應副軍糧米四千石撥到糴軍糧米錢九千餘貫并撥本軍未起米一萬一千七百餘石本軍借兌過乳香度牒錢一萬餘貫湊糴軍糧支遣官兵及撥到賑糴米五萬石又拖欠兩年前上供折帛椿等月錢共九萬三千四百一十六貫石匹兩然後遺民

復得存活以至今日今茲不幸復罹枯旱之災又蒙御筆
深詔守臣精加祈禱而熹奉職無狀無以感格幽明祈禱
兩月殊無應效今則早田十損七八晚田亦未可知正使
幸得薄收其數亦不能當早田之一二訪問耆老皆云乾
道七年之旱雖不止於如此然當時承屢豐之後富家猶
有蓄積人情未至驚憂又以朝廷散利薄征賑給之後而
人民猶不免於流移殍死閭井蕭條至今未復况今民間
蓄積不及往時人情已甚憂懼目下軍糧便缺支遣計料
見管常平米斛斗亦恐將來不足賑濟支用若不瀝懇先
事奏聞竊恐將來流殍之禍及它意外之憂又有甚於前
日除已具錄奏聞許依分數放免租稅更令轉運常平兩
司多撥錢米應副軍糧準備賑濟外云云

申南康旱傷乞倚閣夏稅狀

熹昨爲本軍今年災傷至重奏截留兩年上供米斛已蒙
支撥淳熙六年未起米五千石充軍糧及賑糶等支用本
軍除已恭稟施行訖今來檢放旱傷秋苗通計不止七分
除已一面攢具奏聞外竊見本軍今年所理夏稅緣自省
限起催以來卽苦旱乾人戶車水救田日不暇給憂勞愁
歎實與常歲不同遂不敢嚴督諸縣依限催理只令勸諭
人戶自行輸納至今截日方據納到絹九千四百匹錢一
萬六千七百三十五貫二百五十九文省其絹一面支裝
起發所有見錢竊緣本軍別無儲積可備賑糶不免擅行
兌借并未起淳熙六年折帛錢七千三百一十九貫二百
九十六文省通前兩項共錢二萬四千五十二貫五百五
十文省趁此米價未起之間收糶米斛約計可得一萬一
千五百七十餘石賑糶飢民却俟糶畢收簇元錢節次起

發其餘人戶所欠錢絹數目尙多而民間自今以往飢餓寒凍之憂日甚一日漸次無力可以供輸熹誠不忍更行催督以速其流離轉死之禍除已具錄奏聞乞賜許將本軍今年人戶未納夏稅錢帛權行倚閣令候來年蠶麥成熟却隨新稅帶納庶幾飢饉餘民得保生業不勝萬幸所有熹輒將上供官錢兌借糴米之罪亦已具奏恭俟朝典併乞施行

乞住招軍買軍器罷新寨狀

具位

熹照對本軍見準上司備準朝省指揮招填缺額禁軍及拋買軍器物料并向來申請乞行省罷管下都昌縣剏置新寨逐項利害除已具公狀申聞外合行供稟者

一準安撫司備準樞密院劄子立定本軍軍額招填禁

軍共五百人今照本軍舊管禁軍額數至多蓋緣承平之際戶口繁多投募者衆州郡又未有諸色上供及揀汰歸正使臣軍員倉庫充溢足以支遣近年以來稅重民貧戶口逃散已是無人應募州郡上供之額既重冗食之數又多並無留州得用錢米可以贍贍所以招收常不及額猶尙支遣不足蒙朝廷察見上件事理於淳熙七年內已降指揮權以二百人爲額今來又準上項指揮照應見管二百人外尙缺三百人雖已遵依分委兵官招收緣本軍僻陋小郡戶口不多目今雖是荒年尙乃無人應募設若有人應募其添招禁軍三百人每年合用糧米五千四百石料錢八百六十四貫文省春冬衣絹一千三百五十匹紬一百五十四匹綿四千五百兩衣錢七百六十五

貫委是數目浩瀚卽無合撥窠名可以支遣况當荒
歉之後稅苗蠲放殆盡見在人數尙且支給不行若
不申陳竊慮虛負稽緩之責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乞
依元降指揮且以二百人爲額如以州郡武備不脩
必欲招足元數亦乞限一年添招十人庶幾數十年
間漸還舊貫而州郡得以漸次措畫不致違悞

一準轉運司備準樞密院行下拋買第十一料至十五
料甲葉牛皮數竊緣郡境民貧不堪搔擾十一至十
五料節次具申未敢行下收買獨十四料幸蒙漕司
申奏蠲免而又已有拋買第十五料指揮竊緣本軍
三縣去歲大旱民間貧困異於常時官司夏秋二稅
檢放倚閣無可催理逐月官兵請俸尙且積壓無可
支遣今來雖是漸次起催新稅然旱荒之後民氣未

蘇尤當存恤撫庶幾不至流散若更分拋下縣催督買發官司初無合破官錢不過科擾取辦上件軍器既未有急切用處徒爾驅逐飢民使之逃亡失業因致死亡有負朝廷救荒卹民之意事屬不便欲望鈞慈軫念特賜敷奏權與蠲免候二三年後年穀豐熟却令漸次收買起發施行

一照對本軍淳熙五年內蒙提刑司奏請於管下都昌縣剗置營寨招刺軍兵彈壓盜賊已行依應旋招到軍兵二十名及於管下巡檢司各差撥兵士十名并於本軍添差兵官內差委一員專一在寨統轄教閱今照都昌爲邑百餘里見有棠陰四望松門楮溪大孤山五寨土軍額管四五百人縣郭又有弓手八十人足可彈壓盜賊當時止緣盜徒倪四等乘船經過

縣岸提刑高公泗一時申請添置此寨見在縣郭當
五寨之中而與尉司相去僅百餘步委是虛設徒費
帑廩昨來備述利害及以本軍匱乏無以贍給累具
申陳乞行省罷此寨欲將招到軍兵併歸四望山寨
填補闕額之數未蒙行下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依所
乞施行

乞除豁經總制錢及月椿錢狀

熹照對本軍去歲旱傷至重檢放秋苗八分以上及蒙朝
省行下將第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倚閣是致經總制
錢收趁不及合行除豁及月椿錢無從椿辦不能如額已
嘗具申總領轉運提刑司照會乞行除豁無收經總制錢
及乞據實椿到月椿錢數起發除別具狀供申尙書省乞
賜敷奏外今具事節合行申稟者

一經總制錢年額係於夏秋二稅內收趁緣本軍去年
分檢放過苗米三萬七千四百五十石一斗二升三
合一勺紐計無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六千三百七
十二貫一百一十七文省及依準淳熙七年十月二
十六日聖旨指揮倚閣本年第三等以下人戶未納
畸零夏稅折帛錢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五貫四百六
十五文本色絹三千八百一十六匹九尺六寸紐計
無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二千九百二十五貫八百
四十七文二項共合除放經總制錢九千二百九十
七貫九百六十四文其苗米上所收經總制頭子勘
合等錢遵從淳熙四年戶部韓尙書申明已得指揮
並合隨苗除放其夏稅畸零錢帛旣已倚閣亦無合
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數目合依例除豁方欲具申

乞下總所并憲司照會今會得池州近以旱傷申請已奉聖旨除豁檢放苗米上無收經總制錢况本軍旱傷尤甚既檢放秋苗外又蒙倚閣第三等以下畸零夏稅所有上項經總制錢委實無所從出欲望鈞慈矜察特賜敷奏於本軍淳熙七年分合發經總制錢內除豁前項放免無收錢九千二百九十七貫九百六十四文仍乞行下憲司總所及本軍照會

一本軍月椿錢係於夏秋二稅并場務出納錢物收到頭子經總制無額錢及酒稅課利分隸椿辦緣去歲旱傷之故苗米放及八分三等夏稅亦復倚閣自九月十二月終月額共合椿辦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貫九百一十二文除已據實收椿到錢將新補舊遞互償那共計一萬三千九百一十三貫五百四十七

文節次起發外尙有六百二十貫三百六十五文及今年正月以後合發錢數目今空竭無可椿辦欲望鈞慈特賜敷奏將淳熙七年九月至十二月終收趁不足月椿錢六百二十貫三百六十五文特賜蠲免外所是淳熙八年正月以後合發月椿錢數亦乞行下淮東總領所照會據本軍每月實椿到錢數起發候向去年歲豐熟民力稍蘇卽依舊數發納

申修白鹿洞書院狀

具位

契勘廬山白鹿洞舊屬江州今隸本軍去城十有餘里元係唐朝李渤隱居之所南唐之世因建書院買田以給生徒立師以掌教導號爲國學四方之士多來受業其後出爲世用名跡章顯者甚衆至國初時學徒猶數

十百人太宗皇帝聞之賜以監書又以其洞主明起爲
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勸之其後既有軍學而洞之書
院遂廢累年於今基地埋沒近因搜訪乃復得之竊惟
廬山山水之勝甲於東南老佛之居以百十數中間雖
有廢壞今日鮮不興葺獨此一洞乃前賢舊隱儒學精
舍又蒙聖朝恩賜褒顯所以惠養一方之士德意甚厚
顧乃廢壞不修至於如此長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責除
已一面計置量行修立外竊緣上件書院功役雖小然
其名額具載國典則其事體似亦非輕若不申明乞賜
行下竊慮歲久復至埋沒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尙書省及尙書禮部伏乞鈞旨檢會太平興國
年中節次指揮行下照會庶幾官吏有所遵守久遠不至
埋沒謹狀

小貼子

契勘本軍已有軍學可以養士其白鹿洞所立書院不過小屋三五間姑以表識舊跡使不至於荒廢堙沒而已不敢妄有破費官錢傷耗民力伏乞鈞照

乞支錢米修築石隄劄子

照對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寨堰住西灣水汊藏泊舟船每歲江西諸州錢糧綱運并商權舟船浮江上下並於寨內拋泊或值風濤大作亦免沉溺之患公私兩便自紹興以來不暇開修逐年風浪衝擊砌石損動往往多被回運空綱偷般壓船前去以致寨內水汊沙土填塞積歲之久不復開浚重載舟船不免於石寨外江心排泊沿岸石磊不堪繫纜每有大風震作漂溺人船不容拯救前後拋失官私錢物不可勝計本軍慮其所用工料錢米無所

從出又恐土石一興有妨農作緣此坐視不敢申請今緣
本軍旱傷至重細民闕食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諸
災傷監司隨所分州縣有興工役而可以募人者雖非農
田水利謂如城隍道路隄岸
土工及種林木之類各預行檢計工料錢穀之數
具利害奏聞本軍已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功躬
親詣地頭逐一從實檢計到開修石寨去處合用工料等
錢五千三百七貫一百二文米四百五十六石四斗五升
本軍已行具申轉運使衙取撥窠名錢米雇募人工修葺
去後近準使司回牒止撥到移用錢一千貫文米五百石
今照先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功檢計工料錢米
並是實用之數本軍今不敢全乞取撥望止乞更行增撥
錢米付本軍支散自餘少缺之數本軍自行計置貼助使
司撥到錢米趁此天氣和暖雇募人工開修不唯官私舟

船得免風濤之患且使飢民就役不致缺食須至申稟者
乞催修石隄劄子

熹照對本軍臨江石砌隄岸自紹興以來被風浪衝擊損
壞及港汊堙塞稍自江水退落不堪住泊舟船已嘗具利
害申稟乞行計料開修已蒙委官相度開具合用工食錢
米供申去訖未蒙行下緣目今水涸正是併工開修之際
若是蹉時向後寒凍工匠艱辛除別具公狀申呈欲望台
慈早賜申奏仍乞行下逐旋取撥窠名錢米一面趁時用
工開修施行實爲公私久遠利濟之惠

論都昌創寨劄子

熹竊見自古建立州縣與安頓營寨去處不同州縣須得
山水環聚地土寬平可容官府民居去處而未必要害營
寨卽須相度地勢果是盜賊來往所必經由之地可以卓

望邀截不容走透方爲要害然後建立此事理之必然也故古人於此二者經度安置各有所處未嘗差互其州縣去處雖非要害然既有官府民居倉庫刑獄則亦不可無備故逐縣皆有尉司弓級大者百餘人小者不下數十人與營寨土軍表裏防護其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若以州縣去處瀕江帶河恐有姦人不測侵犯便爲要害則凡州縣少不近水設使果是要害去處其縣道亦有弓手足得防護不必更於弓手之外立寨招兵然後可以守也本軍都昌縣者地實瀕江然上有棠陰木門四望下有楮溪大孤山大小五寨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亦不過百餘里逐處可以卓望把截是爲要害其縣郭去處正在五寨之間又有尉司弓級額管七十五人四至八到在隆興饒江三州星子建昌兩縣之間卽與淮南州郡並無連接去處百十

年來除李成大盜橫流之後不聞曾有盜賊直犯縣邑只於淳熙四年因有散亡窮寇三人匿跡舟中經由縣步初未嘗敢上岸作過却被尉司弓級緝捉驚趕卽時竄逸是時偶有饒州職官沿檄到縣中路得於傳聞意謂本縣已被焚劫遂張皇其事妄申憲司一時憑信便將官吏對移奏稱都昌縣接連淮南而南康管內都無一兵乞創此寨以天子使者持斧逐捕之威而爲窮寇三人驚駭擾亂至於如此固已可笑又况初不計算增兵百人一歲所費爲米一千八百石錢五百餘貫絹五百匹綿一千五百兩使州縣何所從出亦不審慮兵官一員禁軍百人出在外縣使聽何人節制於民有無搔擾致誤朝廷降此指揮自今觀之利害得失昭然可見人無愚智莫不知之故本軍昨來輒具申陳乞行廢罷今幸朝廷行下使司相度竊計必

蒙洞照底裏力賜主張使邑屋無侵擾之虞州郡免供億之費遂除一方永久之害然熹愚慮尙恐州縣官員解事者少而便文自營之私勝觀望畏怯之習深旣不明形制要害之緩急又不察公私事力之有無但恐廢罷之後萬一復有衝突或能累己又見元係憲司陳請不無觀望之意雖到地頭相度往往不能盡公竭慮而偷爲一切首鼠之計或稱實係要害去處見有招到軍兵造到寨屋難以廢罷上誤鈞聽則熹請有以折之夫地勢要害衣糧耗費種種利害熹前已詳言之矣請更以一事論之今所置寨正在本縣尉司之南數十步間若以弓手爲不足恃則廢弓手而專募寨兵可也今置寨以來弓手之巡警未嘗敢廢近又會合外縣捉獲但淳莊賊而所招新兵者飽食安坐未嘗少立功効及至本軍行下督責巡尉之際其軍兵

反教寨官申稱當來置寨只爲防護縣郭不合下鄉巡捕其無用如此但能在縣生事擾民詞訴不絕州郡相去既遠縣官莫敢誰何若不早行廢罷向後郡縣民間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若蒙察此利害數端之實許行廢罷其見招軍兵數目不多自可撥隸諸寨填補闕額見造之屋其數亦少自可就近撥充弓手營房他無所用也豈可明知其傷財害民有損無益而但爲此羸卒數人破屋數間之故留此巨害之根以貽患於無窮乎夫論事不論其利害之實而欲因陋就簡偷合取容以徇目前一切之計此乃世俗淺陋之常談宜不足以惑高明之聽然熹之愚亦不能無過計之憂者故敢復盡其言以煩執事伏惟幸垂察焉其或議者尙慮復有前日舟中三人之盜而不可以無備則望鈞慈更垂體察只勒本縣立限招足闕額弓手

而更於額外增置二十五人湊足一百人亦足以增重形勢防衛不虞而弓手係屬本縣縣尉知縣等級相承各分素定易爲拘轄比之立寨招軍利害蓋萬萬不侔矣其都昌縣與諸寨相去遠近里數形勢今并彩畫成圖連粘在前乞賜鈞覽干冒威尊皇恐死罪

申免移軍治狀

準安撫轉運使衙牒備準尙書省劄子新差知袁州曹大夫奏乞將南康軍移治湖口縣撥隸彭澤縣及都昌縣依舊成三邑却將星子建昌縣撥隸江州事除已移牒諸司從長相度經久可行利便修寫同衙檢狀連書施行外牒軍詳此從長相度有無利害具狀供申所準前項使牒指揮本軍檢會昨淳熙三年內準安撫提刑轉運提舉使衙牒準二月二十六日尙書省劄子戶部申準都省批下白

劄子乞將南康軍建昌縣隸江州而復以江州湖口縣隸南康軍或建昌縣若還隸隆興府事牒本軍契勘建昌縣湖口縣坐落去處并各縣抵接本軍水陸界分地里遠近相度經久可行利便具狀供申本軍已行取會逐縣具利害回報及塌畫地圖送簽廳集衆官會議合依建昌縣土民比建昌水陸地界至江州皆遠至南康皆近陳乞仍舊隸屬本軍爲便事理保明具申安撫提刑轉運提舉使衙照會施行去訖今又準上項指揮本軍今相度開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本軍自太平興國七年始建軍治至建炎間李成賊馬殘破其元建軍額案牘不存尋照圖經及簽判廳舊題名記并詢訪士民檢到皇宋咸平本軍判官兼通判余致堯撰新剋利民橋記見得自太平興國六

年相國張齊賢轉漕江表以其地在廬山之陽彭蠡
匯澤直注于是每春江水漲洲沈島沒虔吉撫筠洪
諸城軍實萬艘浮江而下或天鼓噫氣怒濤沃空篙
工棹郎摧檣是慮指斯邑也爲拯溺之地公於是度
其便則沂流之要衝相其宜則上游之樞會非鳴鼓
角樹牧帥以守茲土則觀風之政幾致闕如由是紀
事實以入奏請改其邑爲軍太宗皇帝嘉其言曰兪
南方之俗其在康哉可賜名南康軍自是之後幾二
百年至紹興以來復建軍治及諸倉庫郡官廨舍兩
獄諸軍營房洎至成就所費不貲若一旦棄而不用
徙置它所必須剏建軍治城壁及諸帑廩郡官廨舍
兩獄諸軍營房不知所費從何取撥而湖口縣治地
勢窄狹前近大江後逼高山亦無建立軍壘去處今

欲勦建軍壘必須占奪民間田地搔擾不細以此論之移治之說彼此公私有害無利灼然可見

一星子縣係本軍見今治所地瘠民貧昨因經界之後二稅愈重倍於它邑自辛卯大旱之後民力未甦幸而輸納水陸皆便朝至暮歸無諸枉費然而民間未免猶有愁歎若隸江州則陸路一百二十里而水路順流一百二十里至湖口縣入沂流四十里至江州沂流一里折二里通二百里輸送期會轉見遙遠以此論之則割隸江州於民有害於官無利灼然可見

一建昌縣元申據進士熊望之等并父老及稅戶傳政等連狀本縣陸路至江州二百八十里至南康一百三十里水路至本縣三百里去江州則又一百二十里到湖口縣湖口縣又沂流而上八十里方到江州

又必經由南康軍湖口縣兩處口岸不無阻節見今
江州係駐劄去處一有所科近縣則便遠處則不便
且如德安縣乃江州屬邑之遠者尙不過一百二十
里本縣去在德安縣之南又六十里且以馬料微事
言之隨稅高下均科本縣水行五百餘里方至江州
如陸程則南去鄉分到本縣又百餘里往返有六百
里之遠動經旬日若中等之家科藁二百束每人止
負兩束以人數較之動費百夫上等人戶則又不止
百夫若令人戶就縣交納亦有般擔糜費官司解發
亦不過取辦於民本縣旣遠於德安縣况連丁大旱
之後人民流移未盡全復若更以隸江州豈特流移
之家不歸而見在人戶亦必逃移竊以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江之東西亦皆王民萬一必欲撥隸民間豈

敢固違然望之等伏見朝廷清明四方無虞東西兩路之民各安其業與其有所改易不若仍舊貫爲安陳乞備申朝省詳酌利害施行以便民情本軍今來相度建昌縣昨來所申事理委得允當以此論之則割隸江州於民有害於官無利灼然可見

一本軍逐年起發上供經總制月椿等錢及支遣官兵衣糧百色支費全仰三邑椿辦而建昌星子應辦不啻過半今來若將撥隸它州則所餘都昌地瘠人貧歲多旱歉催科稍急則有逃徙之患財計實無所出雖以湖口彭澤兩縣改隸本軍名爲依舊三縣而湖口彭澤所入亦少不足裨補且以苗米論之星子湖口各止六千僅可相當而建昌秋苗二萬彭澤所入約計不及其半今欲以二縣二州夏秋二稅及諸色

歲計之目依各縣元數令逐州承認惟上供之數或可隨縣改割至於養贍在軍官吏軍兵支用之數不知何從而出以此論之以建昌星子隸江州以湖口彭澤隸本軍於官有害於民無利灼然可見

右本軍相度利害於前又詳建議之人首尾陳述略無義理其言江南分東西路實以江西爲界者今契勘江西一路自隆興府撫州建昌軍皆在江西之東若如議者之言則此一府一州一軍盡合移治江西之西而其諸縣亦合改隸江南東路矣又江州南康疆境交互奔走期會民頗難之又有風濤之險監司巡歷民戶輸送往來每以爲艱今契勘星子建昌兩縣民戶輸送地里遠近如前所陳若以議者之言便行改割則是使之捨近就遠去易就難與其所陳事理利害正相違背兼本軍所管都昌一縣雖是

隔江然人戶輸納不過苗米一項最爲麤重自來久例又
只在本縣交納裝綱起發人戶卽無往來之阻至於移動
一軍城壁官舍倉庫營寨所費浩瀚度須用數萬緡而起
遣一縣民居屋舍及占奪其地使之蕩析流離不得安其
生業尤非細事而議者率爾言之僅同兒戲不知今日民
力凋弊州縣空竭之際如何計置得上件錢物給此支用
而勞民動衆爲此有害無利之舉其說竊恐難以施行徒
然煩費文移動搖物議使一境軍民日夕憂惶不遑寧處
極爲非便謹具申監司衙欲望詳酌早賜奏聞寢罷前件
指揮以安一郡軍民之心不勝幸甚伏候台旨

小貼子

契勘本軍建昌縣陸路至本軍經涉江州德安縣界而
小路直至本軍不隔外州其隔江州界分去處初亦無

甚利害只是德安縣遞鋪兵士以非本軍所轄尋常不肯傳送本軍及建昌縣文字有此一節小小利害然亦須別有措置豈有爲此之故而輕移一軍遽割四縣之理今若將德安一縣遞角文字特令兩州巡轄使臣通行點檢則郵傳亦自不至阻滯併乞台照 熹上覆

論馬辛獄情劄子

熹契勘本軍軍院昨準使帖押下承局馬辛根勘凌犯階級情罪依條施行已據本院勘到招伏情節依條合徒二年配鄰州熹竊詳本人所犯却因發覺方彥故違使司元降約束私買板木遂致爭鬧若便依條斷罪竊恐情輕法重或非台慈之本意未敢便行決遣亦不敢輒具公狀申陳敢以此私於下執事欲望矜察行下稍從寬典不勝幸甚熹以亟遣遞筒未暇別紙布謝悃併乞台炤

論南康移治利害劄子

珍做宋版印

熹輒有愚懇仰瀆台聽近準安撫衙牒備承使司公文差委池州余推官前來相度曹大夫者所陳移治湖口改割兩縣事本軍已遵依行下兩縣相度去訖然其事理實有不難知者本軍建立二百餘年兵火之餘掃地赤立今又五十餘年官府民居方稍就緒然猶頗有未圓備處若更遷徙必致狼狽兼今來民力已極困弊官司尤覺煎熬移治所費少亦不下數萬緡不知何所從出又聞湖口地步窄狹目今爲縣尙且費力若欲改建軍壘城壁官府倉庫牢獄所占地步計須十倍於前未知何處可以安頓設使可以安頓亦必起遣居民毀拆其屋占奪其地乃可營建不知今日幸無迫切利害何必爲此以動搖人心爲國取怨此移治不便之說也至於改割兩縣則兩縣距今南康

治所道里近而去江州治所道里遠南康財賦取辦於建昌星子者過半而湖口彭澤二縣所入不足以補其數雖上供歲額或可隨縣改割而本軍官兵吏員廩祿不知何所從出此割縣不便之說也竊意此事終久決難施行而徒煩費文移動搖衆聽使兩處軍民之情疑慮惶惑不安厥居極爲非便熹衰病之餘扶曳來此旦夕卽爲引去之計視此不啻如傳舍豈有毫髮顧戀之心特以旣荷聖恩疆畀民社旣未能有以使其人安於田里而無愁嘆之聲誠不忍更使復爲庸人淺議所擾故敢直以己意干昧申呈其詳見於公狀欲乞台覽早賜奏陳寢罷其說以安兩處軍民之心不勝幸甚

論阿梁獄情劄子

使可之可疑
當作使司

熹照對本軍阿梁之獄節次番詞互有同異須至依條再

行推鞠然以愚見本人番詞雖非實情然且只據其所通
情理亦不可恕不必再行推鞠盡如前後累勘所招然後
可殺也蓋阿梁與葉勝私通致葉勝因其夫病而手殺之
雖使阿梁全然不知殺害之情究其所因已絕人理况已
明知殺意當時自合出門聲叫或密投鄰里以求救援今
乃抱兒立於門外半時之久以俟其夫之死及見其夫之
出聞其夫之聲知其事之不成然後隨聲叫呼以求救只
此一節其情蓋已灼然可見不必同謀共殺然後可寘極
典也夫人道莫大於三綱而夫婦爲之首今阿梁所犯窮
凶極惡人理之所不容據其番詞自合誅死無足憐者本
軍雖已具申乞行推鞠然熹愚意欲望使可詳此情節別
具奏聞乞降睿旨只依元降指揮處斬施行不惟得以蚤
正典刑使姦凶之人不得以遷延幸免亦以聳動羣聽使

衆著於人倫之義於以弼成聖教實非小補熹以人微職賤不敢頻有奏陳敢以此私於執事伏惟鈞照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一

熹輒有愚懇仰瀆台聽伏見管下都昌縣人戶夏稅錢內一項科折木炭自來只用本色備船裝載赴監送納自紹興二十四年提點韓寶文任內因納炭稽遲追典押取問偶一時懼罪自行供認乞每秤折納價錢二百六十文省解發赴監自行置場買炭考之縣吏每稅錢二十文折木炭一秤以稅錢則例言之夏稅見錢一貫五十文合折絹一匹官交價錢六貫文省若折木炭合管炭五十二秤半每炭一秤官交正錢二百六十文省共錢一十三貫六百五十文已上以兩項價錢比並則木炭錢多於折絹價錢七貫六百五十文係爭一倍以上數目已極懸絕况都昌

民戶逐年長養園林採柴燒炭每斤直錢五文至六文止若比做折納價錢又幾三倍所以民力重困多掛欠籍追逮督迫幾不聊生今來人戶乞依祖來舊例備本色自雇船裝載赴監送納獲鈔銷注誠爲便民戶所陳大略如此所有曲折具干公牘敢乞台慈詳酌俯從所請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少蘇實出使臺之惠不勝幸甚冒昧台嚴不勝悚仄

小貼子

上件所陳乞納本色木炭事或以爲不若比附納絹量減價錢却從使司置場收買尤爲利便更乞台慈詢究詳酌施行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二

照對本軍管下都昌縣人戶舊例送納本色木炭赴使司

交納紹興十五年間使司行下每秤折納價錢一百五十文足續又每秤至二百六十文省契勘其炭係以絹稅紐折今來所納價錢比之折絹計多一倍以上委是太重民力不堪昨據人戶陳訴已曾具申使司乞納本色未蒙行下不免具申朝廷今準省劄已送使司指定竊念本軍地狹民貧稅額偏重而折納炭錢比於納絹計增一倍以上比於本色計增三倍以上農桑之家有木無錢送納累年委實困弊欲望台慈仰體聖朝勤恤民隱之意特賜詳酌許依所乞送納本色不勝幸甚干冒台嚴俯伏俟罪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三

熹昨日伏蒙面諭許賜行下究實都昌木炭價錢利害特與蠲減仰見仁人君子所以愛民之實不爲苟悅於一時而所以爲之計慮深遠如此感幸歎息無以爲喻適準使

帖謹已遵稟施行續當條上然熹竊伏思之復有一說上
可以推廣台慈矜恤之惠而下不至於多失有司經常之
入敢預言之以俟采擇謹按木炭本以稅絹紐計納本色
比之納絹所費已增一倍之數折納價錢比之納絹所費
又增三倍之數反覆紐折至於數倍上違法意下損民力
本軍三縣皆受其弊然二縣距使臺爲遠津般本色其費
不貲故雖價錢稍重而不敢深以爲苦都昌則距使臺甚
近而津般不難故獨願納本色而深以價錢之重爲病要
之以錢比絹而論之則三縣之事體初不異也熹前者妄
論未能及此向若使司直從所請令納本色則熹不及有
所議矣今乃幸蒙矜念更令究實却與蠲減是以熹得以
復有所言欲望台慈更賜詳酌三縣第三等戶一槩重行
蠲減其上兩等人戶却令且依舊送納庶幾一郡細民均

被大賜而上兩等戶事力稍重猶可不至大段狼狽兼亦不至多失使司財計免致別有經畫實爲利便須至申稟者

乞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劄子

熹近者兩具劄目陳乞宮廟差遣恭想已徹鈞聽外服下僚不敢數以寒暄浮禮仰塵威重茲乃復有愚悃輒冒布之熹束髮讀書不親世務加以疾病益復懶廢茲蒙誤恩起家試郡觸事昏塞不知所爲近因奉行近降指揮令上三等戶稅絹疋零丈尺湊鈔送納本色外下戶不成端匹稅絹每尺並以一百文足折價從便獨鈔送納節次據本軍下戶陳訴乞依舊湊納本色熹初不知利害曲折只見朝廷指揮之意本爲優恤下戶但行喻遣催促送納自後點檢得見納到數目大段稀少遂行詢問乃知本軍絹價

每匹不過三貫文足今令上三等戶得納本色而下戶却令一尺折錢一百文足卽納一匹計成四貫文足委是折錢太多所輸反重於上戶所以下戶不願折納而熹昏愚不能加意詢訪及時申明致此違慢已從本軍具狀申尙書省欲乞許從民便送納錢絹敢乞鈞慈早賜敷奏行下以憑遵守催督免致拖欠爲公私久遠之害所有熹申明後時上誤國計亦乞明賜黜責以爲守臣慢令廢職之戒干冒鈞聽伏深恐懼

小貼子

熹所申事理緣今夏稅末限將滿欲乞鈞慈詳酌徑自朝廷施行庶幾猶可及事若送戶部行遣往還動淹旬月州縣之吏無所稟承則懦者不敢督趣必至於闕供強者不恤有無必至於病民矣切乞垂念

熹又竊詳今者所降指揮它州未聞有以爲病而申陳者或是本處絹價高貴今得例從低估民間實以爲便故熹所申亦不敢乞減所定錢數只乞許從民便則價貴處人自納錢價賤處人自納絹兩不相妨各得其便伏乞均照

乞禁保甲擅關集劄子

契勘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覺察姦盜誠古今不易之良法也然旣許其蓄藏兵仗備置金鼓則其節制階級似亦不可不嚴竊見目今見行條法累降指揮但有團結教習之文初無戒令糾禁之法鄉里豪右平居挾財恃力已不可制一旦藉此尺寸之權妄以關集教閱爲名聚衆弄兵凌弱暴寡拒捍官司何所不至如本軍都昌縣劉邦達等只緣劉彥才爭競聞得官司追呼遂於盛夏

輒行關集鳴鑼持仗過都越保欲以報復怨仇抗禦捕吏
向非託於保甲之名安敢公然如此熹除已將劉邦達等
依相毆報冤爲名結集徒黨立社法等第決配編管外仍
具利害申使司欲望台慈詳酌特賜行下約束施行區區
之懷別有愚見更望使司特賜敷奏明降指揮今後應保
甲首領等人輒以關集教習爲名聚衆弄兵欲以恐脅官
私報怨拒捕者比凡人之法特加一等收罪庶幾豪強知
畏不致夤緣敗壞良法委實利便須至申稟者

乞保明減星子縣稅劄子

熹昨日方遣人具劄目申稟想徹台聽適所遣陳乞減星
子稅人回齎到省劄一道謹復專人申納乞賜台念保明
回申不勝幸甚其間上供對補之說竊謂若本不虧上供
元額卽初無可申請若有別色可以對補卽亦不須申請

今有司之吝至乃以此爲問則蠲減之恩似已無復可望然邑人緣此陳乞往來計會亦已薄有所費其心不能無僥倖於萬一而熹元奏固已有謂如蒙施行不唯今日見存人戶得保生業而已逃未復願耕無田之人必將有扶老攜幼而至者不數十年生齒日繁墾田日廣向來椿閣之數亦可漸次起理以復承平之舊者似已預爲今日解紛之地欲望台慈頗采其意特爲申述使得不爲刀筆所沮而早得蒙被堯舜之澤熹與邑人千萬幸甚干冒威尊無任戰悚

小貼子

上件文字欲乞不別委官看詳徑從使司保明回申幸甚

報經總制錢數目劄子

坊場敗闕下
一本有體字

熹照對近準使司公牒依準總領使所牒催發本軍去歲未發錢四千六百餘貫并今年未發錢三萬九千五百四十餘貫謹按去年錢內合除豁坊場敗闕減下錢一千四百四十貫三百餘文僧道免丁比額不敷錢一百六十四貫六百餘文截使招軍造甲經總制錢一千八百九十五貫文及已申及乞理折曹秉義等稅錢九百九貫餘文共計登四千四百九貫三百四十五文省外實催到茶租錢二百八貫已差衙前蕭彥押發別無未起之數節次具申總領所照會去訖所是今來錢除已起發春季外未發錢數內亦有合除豁坊場敗闕體減下錢僧道免丁比額不敷錢共登一千九百一十三貫七百九十文自餘合催錢數緣本軍今年夏初以來田禾便遭枯旱今則秋苗已放八分已上民間目下已自闕食兼淳熙七年第三等以下

未納畸零夏稅已蒙上司備奉聖旨行下權行倚閣今來正稅既無所入其經總制等錢亦別無合收窠名官錢可以椿辦所有秋季經總制等錢係據實收到錢七千四百六十三貫二十四文省差衙前王溥管抑外有冬季錢數當在來年正月起發本軍亦緣旱傷人戶艱於輸納兼準近降指揮住閣夏稅官物竊恐將來施下合發錢數虛負罪戾已節次具申朝廷并上司乞賜敷奏將合趁經總制錢容本軍據所屬實收到錢數批曆入帳拘收起發免以遞年季分比虧去訖除已別具公狀供申外今蒙使司所追都吏以下欲望台慈存留催發官物干冒威嚴不勝惶恐之至

乞減移用錢額劄子

熹契勘本軍財賦匱乏官兵支遣常是不足逐時全仰酒

稅課利分隸相助近自乾道九年內蒙使司於經常分隸錢數之外創立各色每月拋移用額錢一千二百餘貫均於城下及兩縣酒稅務趁辦自此之後酒稅所收課利除椿移用錢外諸司所得分隸錢數不多致本軍財計轉見闕乏支持不行兼近年以來沿流州軍收稅太重商旅稀疎又爲諸軍差出軍兵販賣物色齎到戶部總所曆頭不許州縣收稅場務愈見虧欠州縣愈見窘闕只如本軍見今拖欠使司移用錢四箇月無以起解今有公狀具申欲望台慈矜憐特賜於元拋移用額錢上重賜裁減行下椿辦非獨場務可以補解逋欠亦於本軍不無少有補助干冒威嚴不任悚慄

小貼子

照對州縣財計取辦於稅務稅務課額仰給於客旅然

則客旅雖非農民之比亦官司財用取資不宜重困使其望風畏避而不敢出於其塗也今者本軍得蒙使司蠲減苗米水脚錢每石至一百三十九文農民固已幸甚獨往來商旅州郡場務以課額浩大不容優恤若蒙台慈詳察將上件移用無名之額痛賜裁減使州郡得以約束務官輕減商稅招邀客旅令得通行是亦使司久遠大利之源不必竭取於一時然後爲快也

乞行遣攔米官吏劄子

熹已具申稟未行之間復有危懇重浼鈞聽熹昨嘗妄以鄰路遏糴利害申聞已蒙聖旨特賜指揮近得彼路諸司文移始許通放而屬縣下吏乃敢蔑視朝廷號令帶領吏卒公肆拘攔至於越境釘斷陂口以絕往來之路正復戰國相傾之世不至於此雖已移書彼郡及諸監司請照條

令按劾尙恐未以爲意不免具狀申省乞賜約束欲望鈞
慈矜憐早賜行遣不勝幸甚熹干冒非一罪無所逃伏紙
不勝戰栗俟罪之至

乞申明閉糴指揮劄子

熹輒有迫切之懇仰干鈞聽本軍地瘠民貧米穀不多遞
年雖是豐熟亦仰上流州軍客船販米糴糴食用今年遭
此大旱檢放七分以上而上流儘有得熟去處顧乃循習
舊弊公然遏糴以致米船不通細民闕食本軍竊慮無以
賑糴支遣遂逐急那兌諸色官錢差人前去收糴米斛今
據差去人申已糴到米而諸處官司出榜禁約不許放行
竊慮客販不通官糴又阻境內飢民日就狼狽除已移文
諸處官司請照累降指揮疾速放行及不許阻節客旅外
更欲具奏及申尙書省又慮遽失鄰援之驩向後別致邀

阻反爲深害謹密具此申稟欲望鈞慈特賜矜察早爲敷
奏特降睿旨檢舉舊法遍下諸路嚴行約束但使公私米
穀遠近通行則沿流荒旱州軍自當不至闕食非獨此邦
之幸而已干冒威尊伏增震悚

小貼子

照對本軍勸諭上戶賑糶近十萬石其間多有有錢無
米之人亦須上流收糴若被沿路阻節米船不通卽此
勸諭之數盡失指準民命所繫爲害非輕伏乞鈞慈深
賜留念

乞撥兩年苗稅劄子

熹昨曾具奏及申尙書省約計本軍今秋放旱外三分苗
米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及去年零欠綱運米五千餘
石乞賜截撥下本軍充軍糧支遣今續據管內三縣申到

檢放實數多是全戶乾死所傷不啻八九分若依元數必
取三分苗米卽恐人戶無從輸納必致逃移其去年殘欠
初意亦候今冬催理填納今旣災傷如此亦非并督舊逋
之時以此計之卽熹前奏所乞兩項米數正使便蒙聖恩
許賜截撥然皆已難作十分指準未蒙哀憐則其狼狽又
將有不可勝言者蓋嘗竊謂有軍則糧決不可以不足旣
旱則稅決不可以不放此二者皆必然之理也但在今日
欲取足軍糧則民已無食更責其稅必有逃移死亡之憂
欲盡放民稅則有軍而無糧民亦將有不能保其安者二
者之爲利害其交相代又如此然就其一端而論之則闕
軍食之禍淺而易見不放稅之禍深而難知故今州縣之
吏不過且救目前爲應文逃責之計掩蔽災傷阻遏披訴
務以餉軍不闕爲先務至於民不堪命而流殍死亡皆不

暇恤殊不知民旣死徙閭井蕭條田園蕪沒或數十年而戶口賦稅無以復於其舊積其所失比之全放一年之稅何止倍蓰且如本軍乾道七年歲嘗大侵流殍滿道至今十年而流庸尙有未安集者田土尙有未開墾者今者不幸復遭此旱計其分數乃或甚於彼時民尙無以爲食若復責以輸納租稅將來之患必當有甚於前不知更費幾年功夫可得復似今日此尤不可不深慮者也然非朝廷察此利害之幾有以給其軍食使之得以盡實檢放而無乏供之患則難知之深害未弭而目前立至之禍已不可免此熹之所以不敢避僭瀆之罪復論前奏之未審者仰冀鈞慈深加憐察特賜敷奏且依所乞截留兩項米斛外更令帥漕兩司同共相度別行應副則闔郡軍民死生而骨肉矣如蒙留念更望早賜行下以安其心熹無任惶恐

俟命之至

小貼子

熹所申稟只爲乞撥六年殘欠及七年放外兩項米斛
又恐朝廷怪其檢放分數之多故其妄言遂至齟齬誠
不能無草野倨侮之嫌然其區區之心實欲深爲國家
生聚教訓恢復久遠之計若熹之私則去替不遠疾病
侵陵罪戾孤蹤日俟譴斥決非久於此者亦何必曲沽
民譽過爲身謀以罔朝聽而陷於不測之誅伏惟鈞慈
深賜洞察

與執政劄子

熹瞻望台躔久不申起居之問下情第切宗仰比以災旱
告急于朝竊計已蒙鈞念惟是疎拙素不更事重此困迫
不無煩擾今復有劄子二通申稟放稅乞米及鄰境閉糴

事而熹疾病之餘不堪扶曳輒有私懇仰瀆威尊敢望鈞
慈并爲敷奏乞從所請千萬之幸熹頻有干恩不敢累幅
以勞侍史并乞鈞照

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

照對本軍昨因修葺軍學照得從祀神位名號差舛曾
具狀申尙書禮部續準本部符降到見行從祀神位名
號本軍謹已遵依彩畫題寫奉安訖熹恭覩崇寧元年
二月二十五日詔追封孔鯉爲泗水侯孔伋爲沂水侯
今按本部降到神位名號其泗水侯獨未得在從祀之
列蓋嘗考之論語伯魚過庭親承詩禮之訓先聖又嘗
使爲周南召南之學其才雖曰不及顏淵然亦不應盡
出七十子之下竊意當來禮官一時討論偶失編載非
固有所取舍升黜於其間也熹愚欲望朝廷特賜詳酌

一珍做宋版印
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在七十子之後沂水侯之前庶
幾孔門之賢悉登祀典有以仰稱崇寧聖詔褒崇之意
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尙書省伏乞照會施行謹狀

乞頒降禮書狀

照會政和五禮新儀州郡元有給降印本兵火以來往
往散失目今州縣春秋釋奠祈報社稷及祀風雨雷師
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無所據依循習苟簡而
臣民之家冠昏喪祭亦無頒降禮文可以導守無以仰
稱國家欽崇祀典防範民彝之意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行在尙書禮部欲乞特賜申明檢會政和五禮
新儀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鏤板行下諸路州軍其壇壝
器服制度亦乞彩畫圖本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淺深尺寸

行下以憑遵守

小貼子

契勘王公以下冠昏喪祭之禮鄂州見有印本但恐其間或有謬誤只乞行下取索精加校勘印造給降不須別行鏤版其州縣祭禮及壇壝器服制度卽乞檢會抄寫圖畫別爲一本鏤版行下

乞增修禮書狀

伏見本軍昨準尙書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儀式竊嘗參攷其間頗有未詳備處方欲具狀申審今覩進奏官報近者判部侍講侍郎奏請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鏤版頒降已奉聖旨依奏此誠化民善俗之本天下幸甚然熹竊慮其間未詳備處將來奉行或致牴牾今具如後須至申聞者

一所準行下釋奠禮儀熹按其神位除正配三位外有
殿下兩廊從祀未見位號名數不委新儀全書有無
具載欲乞討論并賜行下然按祀令二月八月上下
釋奠文宣王以兗國公鄒國公配牲共用羊一豕一
白幣三而已今其所祀乃近一百餘位一羊一豕無
緣可以徧及又州縣廟學窄狹祭器獻官多不及數
往往不能一一分獻其爲欺慢莫甚於斯竊欲更乞
相度申明許令州學免祭兩廊諸位縣學并免殿上
十位庶幾事力相稱儀物周備可以盡其誠敬

熹又按行下釋奠行事儀引三獻官詣舒王神位前
一節係政和間所定後來靖康年中已有指揮追貶
王安石爵秩停罷配享訖今來上件儀注尙仍舊文
竊慮州縣奉行反致疑惑亦合申明改正并乞台照

一所準行下釋奠陳設儀云設著尊四犧尊四為二重

在殿之東南隅北向西上配位即於正著尊在前皆

有坩加勺罍為酌尊著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泛

上尊餘實醴齊亞終獻酌之熹按後章行事儀云初獻酌犧尊之

泛齊亞終獻酌象尊之醴齊與此不協竊疑兩處必

有一誤尋考祭社稷祀風雨雷師陳設儀皆設犧尊

象尊為酌尊乃知正是此章之誤其著字當作犧字

犧字當作象字又既云北向則是犧尊在北象尊在

南所云在前亦是重複倒置欲乞申明改正行下

一所準行下釋奠祭祀陳設章皆云又設太尊二山尊

二在神位前太尊一實泛齊山尊一實著尊二犧尊

二象尊二壺尊六著尊一實沈齊各以一尊實明水著尊二犧尊

尊三實元酒三實三酒明水元酒皆在上五齊三酒皆以本處酒充在殿下皆北向西

上內祭社稷儀加羃五齊三酒皆設而不酌熹按此云南向東上

太尊山尊乃是都共設於殿之前楹壇之南面其北

更容獻官拜跪酌獻非是逐位之前各設四尊所謂

北向者恐是太尊二為一行其南山尊二為一行又

次南階下著尊二為一行又次南犧尊二為一行又

次南象尊二為一行又次南壺尊六為三行其南向者反此

所謂西上者謂西實元酒東實五齊三酒其東上者反此未

委是否各乞討論并賜行下

一 所準行下州縣社稷風雨雷師壇壝制度熹按其文

有制度而無方位尋考周禮左祖右社則社稷壇合

在城西而唐開元禮祀風師於城東祀雨師於城南

未委新儀全書有無同異欲乞討論并賜行下

一 準禮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境內者又曰山川之

神水旱疫癘之災於是乎禳之蓋以其崇高深廣能
出雲氣爲風雨以滋養潤澤乎一方也今州郡封域
不減古之諸侯而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
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顧乃舍
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偃僂拜伏於土木偶
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者於義旣無所當又
其牲牢器服一切循用流俗藝味燕器於禮又無所
稽至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禳
於山川而反求諸異教淫祠之鬼此則尤無義理而
習俗相承莫知其謬欲乞檢照五禮新儀如已有祭
山川禮卽與編類行下如有遺闕亦乞討論依放祭
社禮儀立定時日壇場方位制度并賜行下

一伏覩累降赦書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有功及民

者並令致祭謹按唐開元禮享先代聖王並用禮器
法服今卽未委新儀全書有無歲時祠祭儀式欲乞
檢照討論并賜行下

右謹具申尙書禮部如有可採乞賜台旨施行庶編類成
書之後免致疑惑復有更改謹狀

淳熙七年三月 日

乞加封陶威公狀

據都昌縣稅戶董翌等狀伏覩本軍榜示詢訪先賢事跡
數中一項晉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興建義旗康復帝室
勤勞忠順以沒其身謹按圖經公始家鄱陽後徙潯陽見
有遺跡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有廟貌在本軍城內及都昌
縣水旱禱禳皆有感應未委上件事跡是與不是指實且
翌等係都昌縣居民縣境之南北的有陶威公廟二所其

神聰明正直陰有所助廟貌建立年代深遠逐時居民商旅祈禱無不感應及本縣管下并鄰近州縣等處遇春夏闕雨鄉民詣廟祈求立有感應兼本廟邊臨匯澤大江水勢湍急綱運舟船往來祈禱風濤自然恬靜前後廟記聲述分明今來翌等不敢沒其實陳乞詳酌具錄陶威公靈應事跡保明奏聞乞加封號本軍所据前項狀述尋行下都昌縣勘會得董翌等所陳委是著實保明申軍及繳到江南劉羲仲所撰公贊曰晉太尉陶威公侃有大功於晉讀其書凜乎若見其唱義於武昌破石頭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蘇公嘗爲予言威公忠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是乎且就其說考之威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重登其八闔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彊兵居上流潛有窺覷之志輒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心之

所寓者爲志神之所寓者爲夢何自而知其然哉至其書梅陶稱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豈不信哉魏武起徒步唱義兵非若威公威名之著也以漢德之深磐石之固可折筮驅之以息天下之禍非若成帝削弱之資也董卓之亂未必大於蘇峻魏武之功未必過於威公保兗州以爲固挾天子以爲資其意安在則其託興復以爲名是乃窺漢之計也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若魏武無忠臣之節其所謂機神明鑒者姦雄耳威公豈其比乎始蘇峻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馮鐵奔石勒爲戍將石勒畏威公之彊殺馮鐵石勒自以爲一時豪傑標置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司馬仲達而氣出其右顧畏威公如此威公沒距今幾千年所在廟祀之都昌縣南北廟爲尤盛廟屢廢而屢興由其有功德於斯民者厚也又繳到

近世撫州布衣吳澥所著辯論曰卓哉陶士行之獨立也
方魏晉之際浮虛之俗搖蕩朝野一時聞人達士名卿才
大夫莫不陷於末流罔知攸濟唯士行深疾時弊慨然有
作蓄其剛毅沉厚之氣秉其忠愨正固之節以與流俗爭
衡雖動而見尤所向白眼一入仕途荆棘萬狀而方寸耿
耿者未始少渝終日運百甓於竹頭木屑間纖悉經營雖
一束之穢劬勞不怠當時名士觀之宜若老農俗吏無足
比數而士行確然爲之不屑也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
以大庇斯民當晉室橫流之中屹爲底柱自非明智獨立
安能臻此哉然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疑侃有跋扈之
心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侃有顧望之跡比至洒血
成文登天折翼動可疑怪豈有是事也哉此蓋行高於人
衆必非之加以蘇峻之誅庾亮恥爲之屈旣士行濫先朝

露後嗣零落而庾氏世總朝權其志一逞遂從而誣謗之耳秉史筆者既有所畏何所求而不得哉是其旁見曲出乃所以證成其罪也然觀士行義旗旣建一麾東下子喪不臨直趨蔡洲一時勤王之師蔑有先者暨元勳克集實主斯盟而退然不有旋師歸藩旣坐擁八州据上流已重泰山晉輕鴻毛移其宗社曾不反掌而臣節益脩未始擅作威福以自封殖朝廷憚其勳名每加疑備而士行泰然曾不少芥胸次及末年臥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而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不啻脫屣其臣節終始夷險無一可訾窮晉二百年間卓然獨出不忠之迹果安在哉今捨其灼然之實而信其似是之虛豈可謂善觀史也哉嗟乎自古欲誣人而不得者必汙以閨房之事以其難明故也今晉史欲誣士行而乃以夢寐之祥是其難明殆又甚於閨房

哉然不知士行而實懷異志則如此夢寐之祥正合自知耳人安得而知之晉史以此待士行其智果不得與小兒等其說固不待攻而自破云本軍今檢準乾道重脩令諸道釋神祠祈禱靈應宜加官爵封號廟額者州具實事狀申轉運司本司驗實保明及詳本縣繳到文字所以發明公之心迹尤爲明白有補名教理宜褒顯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當時所以品節尊名者亦已稱其行事之實今据士民陳請在前欲乞朝廷詳酌採其行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更不別賜爵號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轉運使衙伏乞照會詳酌前項所申事理依條施行伏候台旨
考異

脩白鹿洞書院

基地一作基址

脩築石隄

種林木種下字

禁保甲

豪右

一作豪民

晦庵先生朱公文集卷第二十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整校

珍做宋版印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申請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劄子奏聞乞撥米三十萬石添貼紹興府糶濟未蒙指揮支撥竊緣熹所乞上件米數內十四萬三千餘石係取到本府見行措約間日糶濟數目別作逐日糶濟會計合用之數其餘亦係慮恐日後更有增添約度大數若不得此則不唯使熹今日空手渡江無以布宣聖主憂勞憫惻之意實恐將來飢民日食半升之米不足充虛接不能作業營生必致殍死流離上貽當宁宵旰之憂或恐豐儲見在米數不多難以盡行支撥卽乞且撥十四萬三千石先付熹前去將紹興府諸縣一例作逐日糶濟外所乞餘數却乞紐計價錢付熹前去與知明州謝直閣同共

措置雇募海船收糴廣米接續糴濟仍須管除賑濟外所有賑糴到錢令項椿管申取朝廷指揮實爲利便伏望鈞慈早賜敷奏應副施行

乞禁止遏糴狀

契勘紹興府婺衢州諸縣皆有災傷見行賑濟合用米斛已承降聖旨指揮給降到本錢三十萬貫接續濟糴緣本路兩年荐遭水旱無處收糴熹今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本路水路相通最爲近便已行差官雇船前去收糴及印榜遣人散於浙西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客販竊慮逐州縣不體鄰路飢荒之急故行遏糴及客人應募船販亦恐逐州縣稅務循習邀阻妄作名色輒收雜稅力勝買醋錢之類使本路飢民日就狼狽虛被聖主撥賜賑卹之恩事屬不便今檢準淳熙令諸穀遇災傷官司

不得禁止般販及今年八月三日聖旨勘會淳熙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勅兩浙江東湖北旱傷全藉鄰路豐熟去處通放客米訪聞得熟州郡輒將客販米斛邀阻禁遏奉聖旨劄付諸路帥漕各檢坐指揮條法遍下州軍不得遏糴如敢違戾仰逐司覺察按劾及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本路獲降指揮本路州縣稅場邀阻妄收稅錢力勝之類將官吏並於見行條法各加一等坐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早降指揮將見行遏糴條法劄下兩浙轉運司令行下浙西得熟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阻收錢亦乞依本路已獲降前件指揮加等坐罪施行庶幾公私般運免致艱阻一路飢民得霑實惠

乞賑糴賑濟合行五事狀

照對自到任以來奉行賑糴賑濟有合行五事已具申朝

廷未蒙回降開具下項

一件熹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本路水路相通最爲近便已差官雇船前去收糴及印榜招邀客販竊慮逐州縣故行遏糴亦恐州縣稅務邀阻妄作名色輒收雜稅力勝買醋錢之類乞敷奏將見行遏糴條法劄下兩浙轉運司行下浙西得熟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阻亦乞依本路已獲降指揮加等坐罪施行

一件熹照得本路今歲災傷唯紹興府最甚雖蒙朝廷給降錢米濟糴猶恐不能周給其勸諭上戶獻助至今未有勸到數目臣僚奏請特依淳熙元年耿延年獲降指揮減半推賞熹詢訪得紹興府田土瘠薄連年災傷上戶縱有儲蓄所出之米及格者必少乞敷

奏如諸路州縣人戶願出米穀自行般運前來紹興府賑糶賑濟亦乞與依上項指揮減半米數推賞

一件熹契勘人戶身丁每年合納本色折帛丁鹽絹綿丁錢等係隨夏料送納依準省限合至五月十五日方行起催熹訪聞紹興府諸縣日前年分多是正月初間便行催督已是違法况今旱荒人民飢餓不容官吏更有侵擾熹除已行下紹興府及屬縣照應條法不得促限追擾外乞指揮更賜劄下紹興府鈐束諸縣遵守條法不得前期追擾施行

一件熹照對本司去年勸諭到上戶陳之奇等出助米穀賑濟賑糶合行該賞本司先已保明具申尙書省未蒙朝廷推恩以致人戶無以激勸已具錄奏聞及申尙書省乞速賜推恩施行

一件照對昨準省劄熹所奏檢放不實之弊奉聖旨令
熹詢訪不實最多處按劾施行及續準省劄紹興府
山陰會稽等縣人戶余宗榮等狀訴檢放秋苗不盡
不實劄下檢實熹詢訪見得本府諸縣檢放委有不
實去處但今田土多是已種二麥及爲飢民採取鳧
茈鋤掘殆遍無復禾稻根查可見荒熟分數乞且將
下戶等第住催上戶寬限勸諭其新林一帶亦許熹
差官檢定潮泥不堪耕種之處等第蠲閣租稅其衢
婺州及本路應有訴旱去處亦乞依此委官約度分
數住催官物乞敷奏特降指揮施行

右竊緣紹興府今年飢荒極重官司雖已不住措置糴濟
竊緣錢米不多終是不能均濟惟有蠲除稅租禁止苛擾
激勸上戶最爲急務譬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緩於淳熙八

年十二月十七日具申尙書省乞照前狀速賜指揮施行
其檢計戶口分撥錢米見已一面施行候見欠闕定數別
具供申聽候指揮

申審住催官物指揮狀

淳熙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近準尙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行下江浙兩淮旱傷
州縣將第四第五等戶今年以前應干殘欠苗稅丁錢
並特住催及將官私債負權免理還其流移人拖欠官
物亦與除豁不得令保正長代納并支撥米斛通行賑
濟十二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江浙兩淮帥漕提舉
司各行下所部州縣將流移到人戶遵依已降指揮多
方存恤毋致失所來春如願歸業趁時耕種卽量支錢
米給據津遣與免夏料催科仍仰所在州軍出榜曉諭
劄付本司已卽時恭稟遍行下諸縣施行今據紹興府

新昌縣申照對今年以前未委是淳熙七年官物或是
淳熙八年二稅若是淳熙七年二稅並無合催之數淳
熙八年夏稅丁錢今年八月二十二日已承本府帖行
下備降指揮住催訖所有今年秋苗人戶爲見前項指
揮旱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下戶今年應干殘欠苗稅
丁錢並特住催因此不肯送納有此疑惑申乞行下
右所據前項申述本司照對所降指揮所謂今年以前應
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卽未審今年以前是淳熙七
年終唯復淳熙八年見催之數具申尙書省及戶部伏乞
明降指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乞將衢州義倉米糶濟狀

照對衢州管下屬縣去歲旱傷細民闕食本州申朝廷乞
從條於有管常平義倉米取撥五萬石出糶去年十二月

十六日劄下本司照條施行今據本州申淳熙七年旱傷
檢放苗米四千餘石遂取撥義倉米及勸諭上戶出助并
措置和糴計五十餘萬石賑濟賑糴幸無流徙後爲去年
秋旱放苗米九千餘石比之七年一倍以上兼以鄰郡嚴
婺徽饒類皆旱歉本州地居其中大略相似以此愈見艱
得米穀細民闕食雖已勸諭及申尙書省乞先撥義倉米
五萬石仍一面開場每升量減作二十文足賑糴去後但
緣連遭荒旱民情嗷嗷艱得錢物深山窮谷僻遠小民委
是無錢糴米乞行下於所申取撥義倉米五萬石內支撥
二萬石應副賑濟免有流移餓殍之患熹尋躬親巡歷到
衢州點檢見得本州逐縣委是災傷多有飢民餓損羸困
闕食合行救助賑濟及檢準條令義倉米專充賑給不得
它用自合撥充賑濟熹除已逐急一面下本州於申請取

撥出糶常平義倉米五萬石數內取撥一萬石委官措置收拾賑濟其餘四萬石仍舊出糶外欲望朝廷特賜劄下衢州施行已具申尚書省乞指揮施行

救荒事宜畫一狀

今有職事已具狀奏聞外再申尚書省如熹所奏得蒙降出欲乞敷奏早賜施行

一爲紹興府救荒之備不盡三月竊恐麥熟之前麥盡之後尙須接濟欲乞盡推去年賞典痛減度牒米數再撥官會三十萬貫庶幾賑給之餘更可作將來儲備又乞照應見行移用條法支撥諸州常平義倉米斛應副紹興府麥前急闕

一爲伏覩近降指揮將臨安餘杭兩縣四等五等人戶淳熙八年秋苗夏稅依徽饒州例並與住催欲乞出

自聖意特降指揮將紹興府山陰會稽嵓縣諸暨蕭山五縣四等五等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與住催其餘諸州縣逐都檢放旱傷及五分以上者五等戶亦與住催七分以上者并四等戶並與住催候秋成日併行帶納

論督責稅賦狀

九年三月三日

承尙書省劄子勘會江浙兩淮州郡去歲委實旱傷去處其合納苗稅已降指揮檢放倚閣近來州郡以寬恤爲名將不係檢放倚閣之數故作稽滯不行起發劄下本司將管下州郡年額合起綱運除檢放倚閣數外嚴行督責須管日下起發如仍前違慢仰開具守倅令佐及當職官職位姓名申尙書省所準前項省劄熹恭惟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爲民所以平時但聞朝廷戒敕州郡奉行寬恤惟恐

有所不至至於督責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刻無
恩誑誤人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言也今來旱傷檢放倚
閣民間固已蒙被寬恩然其不係放閣之數亦止合且令
勸諭寬限拘催難以嚴行督責所有前項朝旨若便推行
竊慮有傷治體熹雖愚陋委實不敢奉行

論臧否所部守臣狀

三月

承尙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諸路帥臣監司歲終各
具所部守臣臧否聞奏所有淳熙八年分未見奏到正月
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遵依已降指揮日下聞奏劄付
本司所準省劄令本司具淳熙八年分所部守臣臧否奏
聞事照對熹去年十二月六日到任卽不見得本路諸州
守臣去歲臧否兼近因按劾衢州守臣李嶧不蒙朝廷施
行熹委是材輕德薄不足取信豈復更敢臧否人物伏乞

照會免行考察

乞給借稻種狀

五月五日

本司準淳熙九年正月二十日尙書省劄子勘會春耕是時深慮江浙兩淮州縣去歲旱傷之後貧民下戶并流移歸業之人艱得稻種却致妨廢農務理宜措置正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逐路轉運提舉司疾速行下去歲旱傷州縣多方措置稻種斟酌量給借務令及時布種候豐熟却行拘還具已借支數目聞奏仍多出文榜曉諭本司照對紹興府去歲旱傷爲甚衢婺州爲次遂那撥錢發下紹興府及下衢婺兩州諸縣恭稟聖旨指揮措置給借并鑿版曉諭人戶通知先據婺州申本州鄉俗體例並是田主之家給借今措置欲依鄉俗體例各請田主每一石地借與租戶種穀三升應副及時布種候收成日帶還不得因

而收息如有少欠官司專與催理不同尋常債負已下諸縣從此施行及紹興府申支撥官錢委官同與縣官措置給借五縣共給借過第五等下戶并流移歸業人五萬七千八百戶計錢一萬七十四貫五十四文省并衢州申管下屬縣那借官錢五百貫文及勸諭上戶將收到稻種共二萬一千六百二十二石四斗二升二合斟量分借鄉民布種去訖

發蝗蟲赴尙書省狀七月

本司近訪聞得紹興府累有飛蝗入境卽於今月初五日差人前去探問據兵士孫勝報今到會稽縣白塔寺相對東山下有蝗蟲數多收拾得大者一籃小者一袋其地頭村人皆稱蝗蟲遇夜食稻熹卽今前去看視一面監督官吏打撲焚瘞尋別具奏聞須至申聞者

右其蝗蟲大小兩色各用紫袋盛貯隨狀見到謹具申尙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乞支降錢物狀

熹今起發前去諸州便要錢物分俵逐州守臣責令運糴以備糴濟所有前狀所乞錢物欲乞鈞慈早賜敷奏盡數支降庶熹所到便得揭榜曉諭宣布德意安慰飢民寬其流離餓殍之憂息其無聊妄作之念實繫利害如是將來見得會計實數所乞錢少更當別具申奏亦望廟堂力賜主張疾速應副千萬幸甚

乞許令佐自陳嶽廟狀

契勘今來諸州連歲災傷將來艱食又非去年之比全藉知縣佐官協力措置以救民命竊慮其間或有老病庸懦不能任事之人欲加按劾則無顯過欲置不問則

爲民害欲望朝廷敷奏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令
自陳嶽廟差遣一次仍嚴責已差下人除程半月疾速
赴上不得少有違滯其未到間卽乞不以縣之大小委
自本司差人權攝許於得替待闕不應差出人內選差
俟荒政結局卽行住罷庶幾數月之間逐縣得人不至
誤事須至供申者

右謹具申尙書省伏候指揮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

熹今月初七日承進奏官傳到報狀云云浙東久闕雨
澤近自衢州江山來者本縣被旱最甚苗已就槁民尤
乏食鄰邑有米可糴禁遏不令出境江山之民爲飢所
迫已有奪糧之意似聞衢信間更有如此等處若不預
行措置竊恐小民無知易致生事乞令有司檢舉閉糴

指揮申嚴行下已奉聖旨依熹照對昨巡歷至江山縣
見得知縣宣教郎王執中庸謬山野不堪治劇及據士
民詞訴稱其多將不應禁人非法收禁人數極多盡是
公吏畫策務要科罰錢物後來疫氣大作入者輒病反
以此勢嚇脅平民科罰取錢等事熹以所論不係本司
職事兼本官只是庸謬別無顯然賊私罪犯遂只行下
本縣禁約去外熹近又聞衢州諸縣新穀未登街市全
無客販及上戶閉糴絕少米斛出糴數內江山一縣尤
甚遂卽行下本縣將去年已撥下官米及上戶未糴米
斛接續出糴如有貧病無錢收糴之人卽行賑濟及煮
粥存養其知縣王執中一向坐視並無一字報應却據
衢州繳到諸縣所申米價每升皆四十文上下其江山
縣狀內獨稱大禾米每省升止糴一十八文小禾米一

十七文足比之諸縣米價大段遼遠與所訪聞事體不同方於六月二十九日行下追本州縣人吏赴司根究今者伏覩前件臣僚所奏本縣飢民奪糧事理上勤聖慮特降指揮而熹備使一路曾不聞知其本州縣全無申報在熹無所逃罪其知縣王執中委是弛慢不職之甚難以容令在任除已行下衢州先將本官對移閑慢職事外須至供申

右謹具申尙書省伏乞敷奏將王執中特賜罷黜所有本司失察之罪亦乞併賜責罰施行并牒衢州請詳此先將本官對移閑慢職事聽候朝廷指揮

申再有措置災傷事件狀

熹今再有措置本路災傷事件已具奏聞乞賜施行外欲望朝廷速賜行下庶幾一路飢民早被聖恩不致狼狽須

至供申今開具下項

一奏乞特降睿旨支撥一百七十萬貫湊前所給通作二百萬貫令熹及早分給諸州廣行運糴俟見糴給戶口實數却行計度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仍乞於內紐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七十道并度牒官會湊成二百萬貫付熹收掌如有獻助及格之人令熹與安撫使書填給付

一奏乞特降睿旨於今來所降減半指揮內刪去將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明取旨之文只依乾道七年耿延年所請已得指揮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將本路災傷縣分人戶夏稅權行住催却俟檢放秋米分數定日却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一併住催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熹前項所請百七十萬貫而令於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合興修水利去處卽與審實應副其合糴給人有應募者卽令繳納糴給由曆就雇入役俟畢工日糴給如舊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令轉運司疾速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申嚴舊請仍詔有司諸被災傷州縣人戶欲興販物貨往外州府收糴米穀就闕米處出糴者各經所在或縣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糴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徑下轉運司約束施行

右謹具申尙書省伏候指揮

論差役利害狀

竊見差役一事利害非輕本司日逐受理詞訟多是人戶陳訴上項事理雖不敢不爲究心理斷然其間尙有於法有礙難以施行者若不申明乞賜指揮必是久困良民難革舊弊今輒開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舊制都副保正大小保長皆選有心力材勇之人所以聯比居民出長入治實古者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任亦不輕矣至於管幹鄉村盜賊鬪毆煙火橋道公事則耆長主之催納稅租則戶長主之皆是募人充應各有雇錢而保正有願兼代者耆長大保長有願兼戶長者則聽之其不願者不得輒差此皆祖宗成法至今爲不刊之典然而州縣奉行往往違戾至如江浙等處則遂直以保正承引保長催稅於是承

引者有雇募奔走之勞催稅者有比訊陪備之苦破
家蕩產幾不聊生朝廷蓋亦深知其弊故所以爲之
關防措置無所不備然而不得其本民亦終不被其
澤熹嘗原其所以蓋緣朝廷曾有指揮罷支耆戶長
雇錢以充經總制窠名起發遂致州縣無錢可雇耆
長戶長而此等重役遂一切歸於保正保長無祿之
人至其猶存二長舊額去處又皆無賴游手之徒既
無雇錢不復可繩以法度遂致乞覓搔擾反爲民害
熹竊以爲莫若將罷支耆戶長雇錢一項並免起發
撥還州縣依舊募稅戶充耆長戶長罷支耆戶長錢
紹興府共管若
干貫以此計之諸路所則凡此衆弊不革自去所以
入錢數不多不足顧惜則凡此衆弊不革自去所以
關防措置之術皆不必講而戶無大小家無貧富咸
得以安居樂業爲太平之民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一上項復雇耆戶長最爲良法若以吝惜小費未能遽行而欲少寬中下等戶充大保長催科陪備之苦則亦有一說焉蓋論物力之等第則通選二十五家內物力高者一人爲大保長一年一替通選二百五十家內物力最高者二人爲都副保正二年一替此見行法也論力役之輕重則爲保正者旣皆上戶而承受引判追呼公事陪費實輕大保長旣是中下之戶而一年之內輪當催稅者四人比訊陪備其費不貲充應之家無不破產其都內上戶是年之內偶不當充保長者固皆拱手端坐以視此曹之狼狽而當此役者其間狡猾姦巧百端避先趨後舍重取輕顛倒錯亂神出鬼沒所以重爲貧民之害者不可勝究州縣間有知其弊者則遂陰破此法以便其民或以物

力最高合充保正之戶通入保長役脚或不專取見
役十大保長輪差催稅而別通差上中之戶爲催頭
此皆足以粗救一時一方之急而頑民得以援引條
法把持論訴監司難以移文行下衝改成法大率歸
於豪猾得志貧弱受弊而已今若朝廷不惜小費將
罷支耆戶長錢撥還州縣依舊雇人則更不待措置
關防而此數十年深錮牢結之弊一旦豁然冰銷凍
釋如其不然則莫若將大保長於物力最高人內通
差而刪去大保長願兼戶長一條今入戶畏避催稅
如畏陷罪豈有願
兼戶長之理入戶既不願兼而官司又不可無人催
稅則只是抑勒輒差雖有徒二年斷罪之法何嘗施
用只令十大保長各催本保人戶官物則充役者物
力既高而所催官物又少自然易得足辦其狹都十
大保長內有物力低小之家卽令諸縣每年夏稅起

催前一月逐都一併輪差物力最高人戶四名充戶
長內尤高者催夏料次高者催秋料卽不問已未見
充都副保正大保長及歇役久近亦不理爲保正保
長役次則庶幾諸弊稍息而中下之戶得以少安矣
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一伏覩淳熙七年六月十七日聖旨指揮臣僚劄子奏
夫差役以都而不以鄉此前人成法也何法行旣久
人僞滋起於是有徙都之弊謂如一鄉有三都其第
一第二都富者多而貧者少則所差之役常及富者
而貧者得以安業若第三都貧者多富者少則富者
慮役及己巧生計較預圖遷徙於鄰都以避謂富者
頗多迭相循環而充役之時少也是以富少貧多之
都每遇點差殊乏其人纔及數千之產亦使之充役

逮夫著役之後力薄費重非唯生計蕩盡至於鬻妻
賣子殊可憐憫乞將差役之法不限以都舉一鄉而
通差之庶幾役常在上戶而不及於貧民劄本司從
長相度具本處可行利便申熹竊詳通鄉差募則鄉
分闊處私雇家丁隔都應役亦於富民有所不便今
欲適中裁處莫若立法諸物力產錢合充保正保長
之戶無故不得移居出都保界其有須至出界者經
官自陳戶役並於元處收排方聽遷徙違者杖八十
勒還本都居住若自富鄉役次疎處移入狹都役次
密處者卽聽并移戶役入所居都分如此則亦足以
稍均力役少革姦弊其或都狹民貧役次頻數選差
不行者卽許相度或全都附入鄰都或將一都分作
數分附入鄰都其及五大保者依法別置都保正一

人通於都內選差則窮鄉細民亦可粗免差役頻併之苦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鈞慈特賜詳覽或與立限委官看詳如有可采卽乞敷奏脩立逐項條貫頒降遵守施行

經界申諸司狀

具位

伏覩本州準轉運衙及準提刑提舉衙牒備準省劄臣僚劄子奏聞經界之政公私俱利閩廣接壤廣中已行經界而閩中未行頃者朝廷俾閩路漕臣措置汀州經界續恐有擾而權行住罷夫經界雖難遽行然因其鄉俗而行之以漸則無勞擾之患蓋閩郡多山田素無畝角可計鄉例率計種子或斗或升每一斗種大率繫產錢十餘文若使民戶自以本戶產錢均配其田自爲二

簿一輸之官一爲戶簿如江浙之例每段畫圖而旁寫四至配以產錢若干其簿之首總計本戶產錢以合官簿之數其隱瞞不載者甘沒于官許人告首請佃間有郡例元產一錢約抵它郡數文者使每一錢以十分爲率而析之則山田小段並可均配行之二三年畝產漸實然後使保正長自畫圖爲甲乙壬癸等字號而總計之則民心自安不差官吏不置司局而民亦無擾矣二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福建路監司相度條具聞奏牒請契勘本州曾未舉行經界如或已行卽未委先來係作如何施行目今見行遵守有無所行未盡若未行經界亦合作何措置逐一條具經久利便因依狀申者本州除已一面詢訪到龍谿知縣翁承議條具事狀備錄供申外熹竊自念久處田間嘗試縣吏其於此事

尤所習知正以本州向來不曾推行經界田稅不均貧弱受弊方欲少俟數月之間條上五事首以爲請今觀上項指揮適與鄙意所欲言者不約而合以此更加詢訪見得經界行否之利害一經界詳略之利害一又得其所必可行之術三又得其將不得行之慮一不敢隱默謹具如後

一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爲公私莫大之害蓋貧者無業而有稅則私家有輸納欠負追呼監繫之苦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陷歲計不足之患及其久也訴理紛紜追對留滯官吏困於稽考人戶疲於應對而姦欺百出率不可均則公私貧富俱受其弊歲引月長有增無減且以熹身之所歷者言之熹紹興二十三

年間備員泉州同安主簿是時已見本州不曾經
界縣道催理稅物不登鄉司例以逃絕爲詞官司
便謂不可推究徐考其實則人戶雖已逃亡而其
田土只在本處但或爲富家巨室先已并吞或爲
鄰至宗親後來占據陰結鄉吏隱而不言耳固嘗
畫策以請於縣一時均割雖亦頗多然本原未正
弊隨日生終不能有以爲久遠之利况自彼時至
今又已三四十年茲者南來每見縣道官員諳曉
民事者無不以此爲病至於田里之民則其苦此
而欲得經界又不待言而可見此經界行否之利
害然也然則今日議臣之請亦可謂深知所以救
時弊之急矣但其所言閩廣之事或非親見容有
未實蓋紹興年中福建一路實但泉漳汀州不曾

經界然亦非全然不行也是其打量攢造蓋已什八九成而提刑孫汝翼以爲山賊未平民散田荒慮有不實亟奏罷之本非此三州者偏有不可經界之勢也且其至今歲月益久流亡復業田土開墾又已非復昔時矣使昔時真不可行豈至今日終不可行而遂已乎伏乞台察

一經界利害如前所陳則其不可不行審矣然行之詳略又有利害者蓋版籍之所以不正田稅之所以不均政緣教化未明風俗薄惡人懷私意不能自克是以因循積弊以至於此雖有教化亦未可以卒然變也况今吏治何暇及此而遽欲版圖之正田稅之均是豈不差官不置局不打量步畝不攢造圖帳之所能辦乎所以紹興年中雖以秦太

師之權力李侍郎之心計然猶不憚甚勞大費以
至淹歷歲時之久而後能有成也若如議者之言
卽是熙寧手手疑當作
首去聲實之法其初雖若簡易其
終必將大起告訐之風徒傷淳厚之俗而卒不足
以得人戶田產有無多寡之實又反不如偷安度
日都不作爲之爲愈也抑紹興經界立法甚嚴人
所創見莫不震悚然而姦猾之民猶有故犯之者
况於今日以此苟簡之法施之玩習之民而欲妄
意簿正而稅千豈可得哉此經界詳略之利害者
然也伏乞台察

一經界之行否詳略其利害已悉具於前矣今欲行
之則紹興已行之法誠不可易但當時所行亦有
一二未盡善者如不擇諸道監司以委之而至於

專遣使命不擇州縣官吏而泛委令佐至其中半
又差官覆實以紛更之此則今日之所不可不革
者也蓋當是時秦氏用事諸路監司皆其親黨固
未嘗擇至於州縣官吏又以逐州逐縣無不奉行
用人至多而不暇擇所以其勢不得不至於此今
幸朝廷清明而本路諸司皆一時之選欲行經界
之地又不過三州十有七縣其用官吏一縣兩人
則亦不過三十四人而已若蒙朝廷先令監司一
員專主其事使之擇三郡守汰其昏謬疲輒力不
任事如熹等者而於一路之中求此三四十人應
亦不至絕不可得蓋縣令不能則擇於其佐佐又
不能則擇於它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
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權

領縣事要以得其人而後已既得其人則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旌賞以報其勤其權領者則又稍優其賞而歸之故官則大事克濟而於其不能者亦無大害此則差官置局必可行之說也至於打量一事則其勢不得不少勞民力但一縣之地大者分爲數百千保小者分爲數十百保使之分頭散出各自打量則亦不至多費時月而紹興遺法亦必有能識之者此打量步畝必可行之說也至於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保合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連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

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計買紙雇工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此則攢造圖帳必可行之說也抑此皆其法也若夫法外之意又在官吏用心如何熹頃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昭叔自言知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界初得

戶部行下事目讀之茫然不曉所謂而寮佐吏史
亟請施行因竊自念己猶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閣
謝事覃思旬日然後通曉心口反復更相詰難胸
中洞然無復疑滯然後集諸同官而告語之使其
有疑卽以相問如是數日而同官亦無不曉者同
官旣曉然後定差保正保長闔縣通差不以煙爨
遠近爲拘不以歇役新舊爲限但取從上丁產高
人分爲二等大者以備都副保正小者以備大保
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置兩貼又於二貼各分
四類或物力高彊或人丁衆盛或才智足任謀畫
或筋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置於一貼凡選一都
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事令其各出所
長以相協濟於是人皆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旣定

然後以戶部事目印本給之又爲說其大意使之退而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廷凡有所疑恣其請問悉以己意詳爲解說力疲氣乏則請同官更番應之如是五六日凡爲保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遣打量不過兩月它邑差役未定而仙遊打量見次第矣熹嘗竊記其言以爲若使被差之官人人如鄭君之用心則雖歲歲方田年年經界亦無害於民者今者幸遇朝廷復有推行此法之意敢錄其說并以陳獻如蒙采擇上之朝省下之屬部不獨使被差官吏有所取法亦庶幾鄭君之心因以暴白於後世鄭福州寧德人其後致仕家居老壽康寧九十六歲而終亦其誠心愛民之報也并乞台察

一經界行否詳略之利害與其必可行之術熹之言亦詳矣而復有所謂不得行之慮者何也蓋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多單弱困苦無能之人故雖有誠懇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財力辦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爲說詞以惑羣聽甚者至以盜賊爲詞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怯例爲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殊不知泉漳之民本自良善不能爲寇唯汀州及漳之龍巖素號多盜然前後數起如沈師姜大老官黃三之徒皆非爲經界而起也乃以不曾經界有稅無業之民狼狽失所者衆而輕於從亂耳若其富家巨室業

多稅少之人則雖有不樂受產之心而豈肯以此之故棄其子孫久遠之業以爲族滅無餘之計也哉其不足慮亦明矣但此等事情曲折微細亦須身履目見乃有以信其必然今朝廷之尊臺府之重其去田里有稅無業之民蓋已遠矣而又有此浮僞姦險之說以蕩搖乎其間則亦何由信此利害之實而必行之哉此熹所以雖獨知之而不能不以或不得行爲慮也伏乞台察

右謹件如前熹之愚意又竊以謂此事今在諸司詳爲開陳朝廷力賜主張首以定計爲先次以擇人爲急然後博采衆論取其所長則雖事之至難者亦將無所不濟如其不然而使復爲懷姦挾詐因循苟簡之論所勝則是使三州之民日就窮困永無蘇息之望矣可不痛哉熹衰朽之

餘誤叨郡寄不勝喜懼交戰之極謹具狀申安撫轉運提
刑提舉常平使司伏候台旨

小貼子

此狀所陳乃熹平日所聞不經界之通患今到任稍久
續行體訪又見本州稅籍不正田畝荒蕪官司失陷王
稅數目浩瀚無以供解歲計遂至巧作各色科敷責罰
以救目前官既不法吏又爲姦是以貧弱之民受害愈
甚州郡非不深知其弊然勢之所驅有不容已雖有賢
者不過包羞忍恥拱手竊歎而已若不推行經界決是
無由革去此病之根此於通行利害之中又是一郡要
切利害并乞台照

再申諸司狀

具位

伏見本州逐日承準使牒備坐省劄內聖旨指揮詢究
經界利害契勘熹到官之初卽被上件指揮已具己見
畫一供申本州又已取到知龍谿翁朝奉等官議狀備
申去訖近準泉州關報亦已條具申聞竊意事之利病
雖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可否之決當亦可見於此矣而
至今累月未有定論使司排日移文尙且更令詢究此
雖高明謙遜博盡下情謹之重之不爲輕舉然此一事
自初降旨今幾半歲若欲決意舉行則須及此七八月
間畫降指揮檢照紹興年間戶部所行事目雕印行下
令逐州縣前期講究隨宜損益舉辟官吏取撥錢物差
下保正副長要使秋成之後卽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
了畢庶幾乘此農隙可以集事今來已是夏末秋初而
都未見有此消息文字往來泛然而已正使幸而不至

寢罷亦須明年秋冬方得下手是則不惟虛費時月使三州疲悴之民更受一年之苦而上下官吏必將妄疑諸司無意主張不肯著力詢究兼是事未施行利害曲折亦非常情所能預料雖欲詢究其道無由徒爾紛紜不惟無益而適所以漏洩幾事動搖衆心使營私避事之人得以陰笑竊議於其後非計之得也且以紹興之役觀之當時舉東南數百州之地同日施行只是李侍郎一人建白於下秦太師一人主張於上斷然行之未嘗如此遲疑顧慮而中外響應無有一夫以爲厲己而敢萌叛亂之意及其訖事則版圖稍正稅役稍均民到于今賴之不可誣也故熹竊謂此事雖或不免勞人動衆然其勢不得不行而其理亦決然可行其爲利害不在乎它但在斷與不斷行與不行之間爾若蒙諸司力

爲申明朝廷早賜行下使官吏曉然知是斷然必行之
令已終不得不任其責則其利病之曲折自當有能次
第推尋接續申請者今皆不必預以爲憂使謀空多而
事不集以失三州窮民之望也又况本州今年早稻稍
熟民力稍寬可爲之時似不可失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再申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常平使衙伏乞台旨施
行

回申轉運司乞候冬季打量狀

具位

本州今月初九日準轉運衙牒錄白到尙書省十二月
二日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奏相度到漳泉汀州
經界十一月二十六日降指揮令福建轉運司照相度
到事理先將漳州措置施行仍每縣各於所部內選差

有材力能幹官一員同知縣公共措置務要盡得其實
毋致引惹詞訴及委陳某專一提督候打量開具已行
事件及打量圖本申尙書省先具知稟狀申須至申聞
者

右準指揮熹照對本州自去年二月準使司牒條具經界
利便於六月恭奉聖旨令熹相度聞奏當已節次具狀申
奏去訖仍累行下屬縣曉諭士民各據陳述利便紐算方
法仍會到福州興化軍諸縣紹興十八年舉行經界案租
逐項斟酌取其簡便易行將來不至煩擾者分明曉諭并
將田形算法鏤版行下四縣先令人吏習學指教民戶務
要人人通曉其它節目亦皆稍有倫緒只是差保正副長
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以未得旨不敢預先行下今來
伏準使牒備坐省劄恭奉聖旨指揮先將本州措置施行

熹聞命驚喜卽欲奉行旣而思之方量之役全在田野其所使令保正副長喚集照應書押人戶又是產稅耕農之家所以紹興十八年間舉行此法必在十月以後正以不欲奪其農時務欲公私兩便而熹自去年累次申請亦欲秋成之後卽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其後又因具奏待罪明言年歲向晚播穀有期若便施行亦恐不免有緩不及事之責蓋區區之愚慮亦未嘗不在於此也目今雖然方是正月中旬然閩南地煖管下田土纔及冬春之交民間已是耕犁若於此時施行不惟有妨農務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了畢曠日持久勞費倍多將使無知之民不見朝廷之良法美意而反以爲厲己豪家大姓隱瞞租稅之人本所不悅又得以此藉口肆爲扇惑動搖之計凡此曲折實有未便以是反有遲疑未敢

遽然下手然又竊惟念此事之行雖非熹所建白然而節次條陳利害則熹實任其可行致蒙諸司特賜保明朝廷俯從所請至於異議紛紜久而不決又蒙聖明果斷特許行之一州德意所加至深至厚豈可不亟奉行更有前卻則又且欲及此農務尙寬之際先次差下保正副長便令打量城市山坂至春深而權罷俟秋晚而復行旣又深念如此施行不惟未有深益且是旣行復止中間半歲機緘泄露人情玩習其弊且將無所不有是以不敢復顧避事之嫌而極論其未可遽行之說如此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賜敷奏略倣紹興十八年事體許俟七月一日方行差役十月一日然後打量其它分畫都界置立土封之類卽容本州日下一面措置以至秋成之後打量之時規畫當益詳盡吏民當益諳熟旣免妨農之實害又銷不逞之浮

言蓋雖遲之數月而累歲依違不決之議一方因襲難革之弊百年久遠一定之規可以優游而責成不至趣迫而害事豈勝幸甚謹具申轉運使衙伏乞台旨備奏施行

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劄子

熹竊見荆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元係帥臣辛棄疾初置所費財力以鉅萬計選募既精器械亦備經營葺理用力至多數年以來盜賊不起蠻徭帖息一路賴之以安而自棄疾去鎮之後便有指揮撥隸步軍司既而又有指揮撥隸荆鄂副都統自此之後只許緩急聽本司節制而陞差事權並在襄陽竊詳當日初置此軍本爲彈壓湖南盜賊專隸本路帥司本路別無頭段軍馬唯賴此軍以壯聲勢而以帥司制御此軍近在目前行移快疾察探精密事權專一種種利便今乃遙隸襄陽襄陽乃爲控制北邊大敵

自有大軍萬數何藉此軍為重而又相去一千二百餘里其將吏之勤惰士卒之勇怯紀律之疎密器械之利鈍豈能盡知而使制其升黜之柄徒使湖南失此事權不過禮數羈縻略相賓服而已於其軍政平日無由覺察及有調發然後從而節制之彼此不相諳委有誤事必矣欲望朝廷考究元來勅置此軍一宗本末照辛棄疾當時所請特賜敷奏別降指揮仍舊以湖南飛虎軍為額其陞差節制一切事務並委帥臣專制只令荆鄂副都統司每歲十月關湖廣總領所同共差官按拍事藝覺察有無闕額虛券雜役之類庶幾互相防檢緩急可恃

禱廟申省狀

右熹初十日蒙恩宣引面奏禱廟事狀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自不當禱高宗即位時不曾禱壽皇即位時亦不曾

祧太上卽位時又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竊見聖明已有定議今已多日未委因何不蒙朝廷審奏取旨施行謹具狀申尙書省乞賜檢會將上早降指揮伏候鈞旨

再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尙書省議不當祧遷僖祖廟室及具劄子奏聞乞行詳議面奉聖訓僖祖自不合祧高宗時未嘗祧壽皇時未嘗祧太上時亦未嘗祧今豈可祧續蒙降出所奏劄子今來日久未見施行熹不勝惶恐所有妄議宗廟之罪欲望朝廷付之理官依法施行謹具狀申尙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所請依法坐罪或恐朝廷未欲如此施行卽乞鈞旨請與議衆官同赴都堂並給筆札與熹廷辯如熹委是

妄言甘伏朝典

史館擬上政府劄子

熹等竊聞高宗皇帝駐蹕紹興時有小官婁寅亮上書以皇嗣未生乞選宗室子入侍禁中是時高宗年未三十一聞其言欣然開納卽以寅亮爲監察御史其後宰相趙鼎張浚等遂建大議至尊壽皇聖帝由此入資善堂封建國公然猶未正皇嗣之名仍有配嫡之慮議者憂之又後數年乃有張燾之疏見於其家所述行狀最後因范如圭進其所集昭陵儲議且請高宗斷以公道毋貳毋疑其言尤切一日高宗遂詔宰相陳康伯定策以壽皇爲皇子進封建王遂自儲宮正位宸極其事見於日曆本末詳備熹等竊惟堯父舜子傳受之美遠邁前世冠絕古今雖由天命非出人謀然而一二忠賢抗言悟主其功亦不可以不錄

又聞故將岳飛亦嘗有請故殿中侍御史張戒私記其事而它臣僚亦有嘗獻言者但無文字可以稽考欲望朝廷特賜開陳廣行搜訪稍加褒顯以見聖朝崇德報功之意婁寅亮張燾趙鼎文字抄錄見到其范如圭有子念德見知平江府長洲縣張戒家在建昌軍居住欲乞行下兩處取索其張戒亦係紹興名臣有奏議文集雜記等書凡數十卷并乞指揮建昌軍抄錄申送付下實錄院參照修纂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福州府儒學訓導舒整校